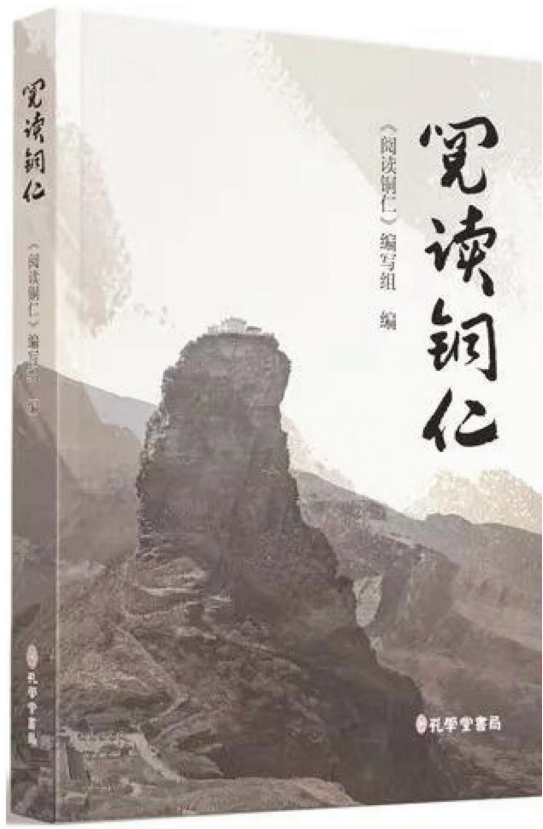


# 以文为杖,扶君过黔东

## ——简评《阅读铜仁》

龙丽红



一直喜欢宋人僧志南这首诗:“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在无边的新春美景里,游人以杖助力,沐春风,迎春雨,心随春往,情随春牵。

这其中,一把“杖”,是实境里的工具,“谢却兰桡信杖藜,千峰盘磴入花畦”,与作者同构一幅读者看得见的,春风春雨普渡大地的写意图画;一把“杖”,又是心境里的桥梁,“平生杖履经行处,杳在云烟仿佛间”,连接起读者与作者的共鸣,同醉那杏花雨、杨柳风所营造的清丽春光。

杖,是借力,也是引导。以之为循,能行更远的路,能看更美的景,能悟更多的思,能悦更多的心。

我眼前,也有这样一把亦实亦虚的“杖”,名叫《阅读铜仁》。

实,是它的文字。全书分为五个主题单元:梵净灵山、两江挹翠、武陵炊烟、黔东烽火、古韵铜仁。近25万字的篇幅,收录了从汉代司马迁开始至当代作家学者的128位作者的125篇作品。抓住了很多地方特色的内容与亮点;涵盖了铜仁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荟萃了诗词歌赋、小说散文与典籍文献;就像一座迷你版的大观园,在精致与生动中,使铜仁的山水风情与文脉流衍得到了较为全面而又直观地呈现。

虚,是它的意境。该书就像一棵纵贯两千年的文化树,有古、今的主干,有述、评的横枝,冠幅虽不算很大,却尽显其繁茂。葳蕤的枝头,沉甸甸地挂着铜仁重大历史事件、铜仁名人贤士行迹、铜仁多彩民俗风情等人文硕果,日月星同耀,文史哲不分。仰,可观其万千气象;俯,可察其源远流深。既具有很强的普及性与可读性,又具有很高的思想性与学术性,兼得历史与现代之美、文化与思想之品、情感与想象之纷。

这把“杖”所指引的目的地铜仁,地处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的武陵山腹地,以其地理位置别称“黔东”,是贵州省的东大门。

铜仁历史悠久。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两河口、碧江区方田坝等地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文物,那磨光的石斧、夹砂的陶片,默默地实证着远古时期的人类在这里的开疆拓土。

铜仁风光旖旎。以梵净山为界,西边的乌江北入长江,东边的锦江北入长江的支流沅江。有巍峨之山,有荡漾之水,有两川汇流翠日浮烟的静好,也有层涛急峡船影出没的惊心,盘郁奇险,风物迷人。

自秦而汉,而唐,而宋,铜仁就像一块璞玉静卧青山绿水之间,以边地的身份,挥洒那一抹“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的悠闲。

历史巨网在元朝时为铜仁捕出三尊铜范,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宗会合于此,开启民智培育民风,历明清而今,文化甘霖润泽了黔东青山绿水七百余年。而铜仁的名字也经历了由“铜人”向“铜仁”的嬗变——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置“铜人大小江等处蛮夷长官司”,89年后,政事更迭,明洪武五年(1372年)改名“铜仁长官司”,铜仁至此定名。“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仁”亦要由“人”来体现,从“人”到“仁”,是认识的深入,是文化的进步,是思想的提升。

随之而来的,则是加快了国家化发展进程。从最初的蛮夷长官司到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置铜仁府130年间,铜仁各民族的融合与去边地化历史得到了凸显。现今铜仁的版图包括了贵州开省八府中的四府(铜仁府、思南府、石阡府、乌罗府),成为了贵州最早启动国家化发展进程的重要地区。

这是怎样的一块宝地!一山两江,构造了铜仁的地理格局;山高水长,也铸造了铜仁的人文精神。“壁立黔南之境,轴连楚蜀之间”的梵净山,“崔嵬不减五岳,灵异足播千秋”,是“天下众名岳之宗”,不谢之花开在四时,长生之景辉映八节,山连四府,囊括天地万有,“与国运俱隆”,在造化中赐予铜仁丰富的物产与宜人的风景。

得乌江、锦江及其支流之利,那脉动的水网,连接起铜仁蛛丝般的路网,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把山货运出去,把盐铁运进来,把民风播出去,把文化润进来……在历史的经纬中,织出富有区域特色的社会文化结构,托举起铜仁经济发展的繁荣与兴盛。

而与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进程相应的,是人才的崛起。明清至今,铜仁人才辈出,人文蔚兴,远有田秋、李渭……近有周逸群、旷继勋……黔东群贤,为中华民族向前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有这样得之自然的山水,有这样得之淬炼的人文,黔东铜仁怎会不令人游目骋怀,记忆犹新?怎能没有一把“杖”,助力人们,把铜仁的山水踏遍,把铜仁的人文识遍?

因此,我热切地向本土的读者推荐《阅读铜仁》,以期大家既身在山中也能识得山之面目,知所从来;我热切地向外地的朋友推荐《阅读铜仁》,以期大家即便卧游也能情牵梵天净土,欣然规往。因为,此书汲古润今,在多姿的笔墨里丰富地潜藏着铜仁一方弥足珍贵的地域记忆;以文化城,在有限的篇幅里极致地展示着黔东人民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参与创造的活色生香的地域风情。让读者能够以之为杖,骋怀这桃源深处的神秘之境,沿着历史脉络揽胜,在文字中见证黔东变迁,直观感受这座仁义之城所承载的自然胜景与人文内蕴。

打开它,你会看到一些熟悉的作者,你会恍然,哦,他们的足迹在铜仁留下了印鉴。这是亲切。你也会看到一些陌生的名字,你会讶异,哦,这世界有这么多志趣相投的人。这是欣喜。人人眼中有景,个个下笔如神。但文字的烟火,文字的风景,文字的江湖,谈之、品之、悟之,味再浓,意再美,情再足,那也终究是别人的体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以文为杖,扶君过黔,到底是希望你能由虚入实,“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踏上黔东这块热土,在两江之滨走一走,在梵净山上留一留,感受属于你自己的杏花春雨的桃源铜仁!

高山流水,见赏知音;梵天净土,静候嘉人。那还等什么?跟着书走吧,现在就出发——阅读铜仁!

# 心灵的诗意画卷

## ——读杨松林诗集《飞行的鱼》

龙正舟

年复一年的乡村路上来来  
回回/跋山涉水把爱和知识传递/  
守土三尺只愿山里孩子走得  
更远/甘愿顶天立地的梦想灰飞烟  
灭决不放弃,扎根到底/只是风  
华正茂已变成默默无闻/深藏大  
山未曾高歌自己/胸怀河流却要  
献出海洋/山村,山村,永远的  
山村/岁月,在山脊窝里打磨得  
格外宁静/钟声起落,只有自己  
听得清/晨读的孩子,此时是最  
幸福的

这是杨松林诗集《飞行的鱼》中的句子,读来无比亲切——我是一名乡村教师,松林曾经也是。

《飞行的鱼》跨越岁月的山岚,奔赴生活的远方,在喧嚣的尘世中,一本优秀的诗集宛如一泓清泉,能够润泽心灵,在风尘仆仆中带来宁静与慰藉。杨松林诗集《飞行的鱼》便是这样一部令人陶醉的作品,一百六十二首诗娓娓道出了他对生活的思考,充满了深刻的哲理。他的诗歌寓意深远,画面感十足,让人在阅读中仿佛置身于一个个充满诗意的世界,感受诗歌的美好,感受人生起起落落。他的诗歌抒情手法运用得当,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从内容上看,《飞行的鱼》题材广泛。涵盖了亲情、友情、人生、梦想、生活思考等诸多主题。杨松林以自己细腻的笔触描绘对生活的见解和主张,在他的心中亲情是赋予生命最高选项。他在《爷爷》中写道:

爷爷在年老中逐渐失语,从内心到大地/世界于是安静下来,山村灯火通明/今夜,爷爷将要回到一抔泥土/就像一片叶子从树上凋落/带走一生绿色的回忆/黎明时分,鸡鸣犬吠混合着哭声阵阵/送葬的锣鼓开路/爷爷走过田野,在沉睡中/油菜花开。簇拥着/简单到一走过棺材封盖的命运/在武陵山下,死亡/仿佛一场灵魂继位的聚会/爷爷的离去早被预料/他曾在黄昏,会晤夕阳/倾听到落日的寄语。

读着这样的句子,内心流淌的是对人生平静的思考,简简单单地描写却让真情表露无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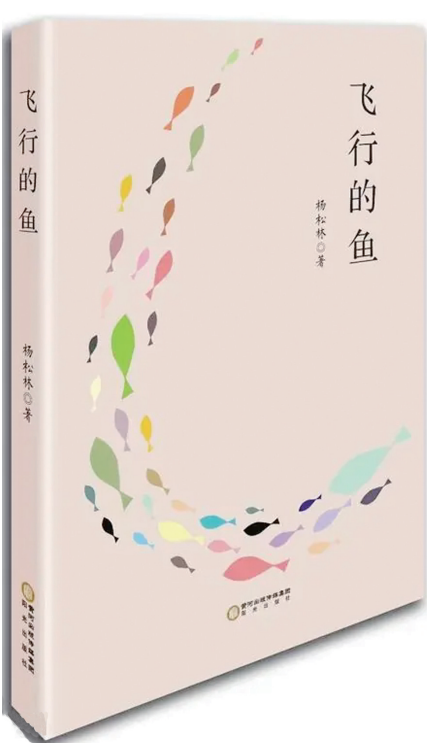
父亲的字句形如飞鸟,渐渐远去/故乡无奈成了/父亲那张嘴的中转站。

这是《父亲通电话》中的句子,语言可以丈量内心的距离,语言可以交换时空的思考,这就是人生的态度。

从思想上,《飞行的鱼》见解独特。他在《徘徊》中写道:

条条巷道,道道寨门/人来人往,看不见/勇士抗争的模样/点将台,苗王府/游人如织/亦不见苗王神勇的影子/城内的风雨桥上/苗歌飘荡/传唱昔日的忧伤/而今夜,我徘徊在苗王城/触摸一个村子/日益隆起的辉煌/一个村子,因为一个人/变成一座城/广场上燃起的篝火/越来越旺。

杨松林是个有心人,他看见的苗王城是有画面感的,随着前行的脚步缓缓走来,这是诗歌的张力,跨越了时空隧道,串联了历史岁月的脉络,理



清了未来的走向。此外,《徘徊》还展现了杨松林作为一位诗人的卓越才华和深厚底蕴。我和杨松林是师范时的校友,毕业后在信信镇柳浦村完小共过事,每天放学我都要小坐一下或者上来龙坡去玩,乡村的炊烟熏陶我们的心灵,也熏陶我们的文字,一路走来感谢他的真诚与豪迈,一朝相识便是一生的兄弟。在校读书时松林的诗歌经常获奖和发表这得益他的勤奋努力。

《飞行的鱼》文字优美、简洁而富有感染力。诗人杨松林善于运用比喻、拟人、夸张、排比等修辞手法。

坐在秋天的草地上/头顶的霞光,和绿草在一起/张望,田野响起迟缓的收割声/一束稻穗握在手里/充当玩具,一粒一粒/摘下,此时落日/正被一指甲一指甲掐掉/天色接近黄昏/孩子在刚开始幼年/小腿腿下的蛇皮口袋/能否承接/这一秒一秒的慢时光

这是《孩子与稻穗》中的句子,这样的描写使诗句更加生动形象,富有诗意,此刻松林仿佛是在作画,他用独特的技艺让我们目睹了乡村现实生活的图景。他在《焦虑症》中写道:

我生来/为什么不能坐在一朵花上/为什么不能徒手飞上山顶/为什么不能用水呼吸/为什么不能用肚皮干路/为什么不能长出叶子/为什么成不了/故乡的一草一木/为什么故乡却草木一样/收留了我

这样的书写让诗歌充满了哲理,引人入胜,引人深思,让人在阅读中得到许多启示和感悟,展现了他在生活中的深刻思考和独到见解。

诗集《飞行的鱼》语言节奏感和韵律感极强。

风吹草低,内心跟着摇晃/多年不停穿梭,落不下来/自己属于天空,有心脏有鳃的飞行物/越过山岗,越过森林和波浪/一排排飞鸟擦肩而过/洁白的羽毛装点眼前的浮云/……用一滩浅水,也能将我收买/尽管无数奢求仍自由飞翔/像来去无踪的尘土/不分辨阳光和月光,朝前方飘荡/尽管这样的方式适合/没有根基的流浪……

这样的句子读起来朗朗上口,让人回味无穷,充满理性的思考,对生活的反思。诗集《飞行的鱼》充满了诗人杨松林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关怀,无论是对美好事物的赞美,还是字里行间,让我感受到诗人内心的温暖和善良。杨松林书写的诗行有着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能够激励读者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追求自己的梦想,一往无前,义无反顾,松林就是这样的人。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优秀诗集,见证了松林的成长,在诗歌梦想的路上,我想《飞行的鱼》是他诗意人生的一个小结,我想这也是为了更好地出发,憧憬诗歌的远方。诗集《飞行的鱼》以其丰富的内容、优美的语言和真挚的情感,诗中融入了他对生活的独特见解和感悟,体现他的个性张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让人刮目相看。此刻他为人们打开了通往诗意世界的门扉,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心灵的栖息地,欣赏一幅幅心灵的诗意画卷。

# 河流的隐喻

## ——朱良德诗歌中的生命诗学

罗忠奎

液态的乡愁:自然意象的双重编码  
在神仙洞与鸽子洞之间  
一台挖掘机将声音压得很低  
并不影响它继续向下挖掘  
……  
缓缓地漂向远方  
我们有理由相信  
它能游进更大的江河和湖泊  
我希望这是一首诗的开始

朱良德笔下的河流既是地理的胎记,更是流动的时光容器。在《河闪渡》中,漂流远去的饮料罐与现代挖掘机构成复调叙事,青铜时代的濮人洞穴与塑料制品在诗中碰撞出历史的多重褶皱。诗人敏锐捕捉到这种文明的层积现象——被碎石击打的草木依然萌发新芽,正如被工业文明冲击的乡土记忆仍在词语间隙倔强生长。这种对自然意象的双重编码,使他的乡愁超越了简单的田园牧歌,成为液态的、动态的文化记忆载体。

缓慢的一天,从风中的银杏叶开  
每次经过这里都要停下脚步,路边的

小树林

已长成参天大树,密密匝匝的  
银杏叶撒落一地  
坐在树林里的一块青石上  
整个下午,我都心事重重  
一阵风,一束微光,一株大银杏树  
大面积的落叶聚在一起  
它们落在地上草丛里、青瓦屋面上  
像一个人在大山里的自言自语

银杏叶的飘落轨迹暗合着诗人的时间哲学。《缓慢》中,那些“聚在一起,落叶”在青石板上拼贴出存在的年轮,个体的孤独叙事与集体的历史记忆在落叶的旋舞中达成和解。这种对微小事物的凝视,让时间显影为可见的物候变迁,使乡愁不再是凝固琥珀,而是持续流动的精神河床。

草木的修辞:生命诗学的在地性建构  
一段时间,我耽心于树桩的干枯  
再也长不出新绿。后来  
山里草木葱郁,鸟鸣山幽  
我沿着深山的小溪逆流而上

一条山路已荆棘丛生,我从山脚爬到山顶  
再从山巅下到谷底,在一次攀爬中  
我看见,一棵树桩长出了新枝  
像春天,再一次在它的体内醒来

树桩意象在朱良德诗歌中形成独特的修辞母题。《春天在一棵树桩上醒来》展现的生命奇迹,暗合着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存在哲学。干枯的树桩与萌发的新枝构成辩证的镜像,这种在绝望处生长希望的叙事策略,恰是武陵山区民众千百年求生智慧的诗意显影。诗人将个体命运投射于草木荣枯,创造出极具在地性的生命寓言。

天色渐暗,我向密林走去  
风吹过枫树林,也吹过我  
树下矮了又矮的身影  
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上  
铺满了我跌跌撞撞的童年  
我放慢了脚步,一个路过黄昏的人  
匆匆穿过枫树林,我想喊住那个身影

又怕触碰忧伤的记忆

红枫古道上的童年剪影与靛蓝染布中的文化基因,共同编织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诗意图谱。木偶戏“方寸之间的生命”与春牛“走遍春天的足迹”,这些传统文化符码在诗中重获呼吸。朱良德用词语的经纬修复着濒临失传的手艺记忆,使诗歌成为非遗活态传承的另类路径。

天子山,来得最快  
散得也最彻底的,是那些雾  
它们向树林漫过来,向车窗漫过来  
最后,漫向了天际  
像油涌的海水渗入沙滩  
那些砂岩柱和砂岩峰,一座连一座  
像是孪生的,它们的美  
一一呈现出来  
此刻,最引人注目  
是前方的一座石峰,峭立云端  
恍若仙女散花,风一吹  
就鲜花满地

天子山的雾霭在朱良德笔下具有现象学意味。那些“来得快散得彻底的雾”,恰是现代精神漂泊的绝妙隐喻。当城市化进程将无数“乡愁患者”抛入身份认同的迷雾时,诗人却在砂岩峰林间找到了稳固的坐标系。这种对地理景观的现象学书写,实则是为漂浮的现代灵魂寻找锚定的港湾。

《母亲》:  
她的一生历尽喧嚣

她常常独自来到广场的一角  
这里人声鼎沸,人间的声响无时不在  
车辆的疾驰声,不绝于耳的叫卖声  
此起彼伏,也许  
她会在某个喧嚣的间歇  
和那些迟缓、苍老的同伴  
聊聊人生

《致父亲》:  
你头上顶着月光的霜迹  
在稻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忙碌的样子  
像月光照见大地上茫茫的寂静  
那时,我还不能理解  
你正疲倦地穿越生活的艰辛

父母的形象在诗集中构成沉重的精神地标。母亲在广场喧嚣中的孤独剪影,父亲月光下“深一脚浅一脚”的疲惫身影,这些私人记忆的书写超越了个人叙事,成为整个农耕文明挽歌的缩影。朱良德用诗歌搭建起记忆的祠堂,在电子屏幕闪烁的时代为传统伦理保留最后的烛光。

在这个加速度的时代,朱良德的诗歌如同乌江的漩涡,在回旋中积蓄着突破的力量。他的写作实践证明,真正的现代性从不是对传统的粗暴割裂,而是像河流接纳支流般完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当诗集最后一页合拢时,我们听见的不只是武陵山区的溪涧潺潺,更是整个汉语诗歌传统在当代的绵长回声。这种回荡在词语深处的文化记忆,或许正是抵御现代性冰原的最后火种。